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二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

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

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
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
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
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
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
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
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
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

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

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瓚曰爾雅云春曰青陽夏曰朱明秋歌西皥韋昭曰西方少皥也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人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傍利長先為土人持勒靽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洼音窪曲之窒也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騁容與兮跇萬里孟康曰跇音逝如淳曰跇謂超踰也今安匹兮龍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

馬馬名蒲梢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鄭玄曰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王肅曰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聲相應

故生變鄭玄曰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而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變成方謂之音鄭玄曰方猶文章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鄭玄曰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鄭玄曰噍踧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鄭玄曰嘽寬綽之貌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鄭玄曰發揚也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鄭玄曰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是故先王慎所以感

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鄭玄曰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鄭玄曰此其所謂至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徐廣曰一作煩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鄭玄曰言以八音和否隨政也宮為君王肅曰居中總四方商為臣王肅曰秋義斷角為民王肅曰春物並生各以區別民之象也徵為事王肅曰夏物盛故事多羽為物王肅曰冬物聚五者不亂則無惉懘之音矣

鄭玄曰沾懘弊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鄭玄曰荒猶散其君驕商亂則搥徐廣曰搥今禮作陂也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玄曰君臣民事物也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鄭玄曰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在濮陽南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鄭玄曰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

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鄭玄曰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鄭玄曰幾近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鄭玄曰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鄭玄曰隆猶盛也極猶窮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鄭玄曰清廟謂作樂歌清廟王肅曰於清廟中所鼓之瑟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鄭玄曰遺猶餘也王肅曰未盡音之極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

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鄭玄曰教之使知好惡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頌也徐廣曰頌音容今禮作欲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王肅曰事至能以智知之然後情之好惡見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王肅曰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性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鄭玄曰隨物變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鄭玄曰言無所不為於是有悖逆

詐偽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為之節鄭玄曰為作法度以遏其欲也王肅曰以人為之節言得其中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鄭玄曰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鄭玄曰射鄉大射鄉飲禮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鄭玄曰同謂協好惡也異謂別貴賤

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王肅曰流遁不能自還禮勝則離鄭玄曰離析而不親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鄭玄曰欲其並行彬彬然禮義立則貴賤等矣鄭玄曰等階級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鄭玄曰和在心禮自外作鄭玄曰敬在貌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鄭玄曰文猶動大樂必易大禮必簡鄭玄曰易簡若於清廟大饗然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鄭玄曰至猶達也行也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

諸侯賓服兵革不試鄭玄曰賓協也試用也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失鄭玄曰不失其性節故祀天祭地鄭玄曰成物有功報焉明則有禮樂鄭玄曰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

鄭玄曰沿猶因述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事與時並鄭玄曰舉事在其時也王肅曰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名與功偕鄭玄曰為名在於其功也偕猶俱也王肅曰有功然後得受其名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級兆舒疾徐廣曰級今禮作綴駰案鄭玄曰兆其外營域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鄭玄曰述謂訓其義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鄭玄曰化猶生也別

謂形體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鄭玄曰言法天地過制則亂過作則暴鄭玄曰過猶誤也暴失文武意也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王肅曰王能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鄭玄曰質猶本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肅曰自天子至民人皆貴禮之敬樂之和以事鬼神先祖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鄭玄曰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徐廣曰辨一作別駰案鄭玄曰

辨偏也干戚之舞非備樂也鄭玄曰樂以文德為備若咸池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鄭玄曰達猶具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鄭玄曰言其有損益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曰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禮人之所勤害在倦畧及夫敦樂而無憂鄭玄曰敦厚也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鄭玄曰禮為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鄭玄曰樂為同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鄭玄曰言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鄭玄曰敦和樂貴同禮者辨宜居

鬼而從地鄭玄曰別宜禮尚異也孫炎曰居鬼品處人鬼之志故聖人作樂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鄭玄曰各得其事也王肅曰各得其位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鄭玄曰高卑謂山澤也位矣尊卑之位象山澤動靜有常小大殊矣鄭玄曰動靜陰陽用事也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陰陽出入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玄曰方謂行蟲物謂殖生者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鄭玄曰象光耀形體貌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躋鄭玄曰躋升也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鄭玄曰蕩動也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

雨鄭玄曰奮迅也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物化興焉鄭玄曰百物化生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鄭玄曰登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鄭玄曰極至也蟠猶委也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鄭玄曰高遠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王肅曰著明也明太始則法天也成物謂地也居亦謂法也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鄭玄曰著猶明白也息謂休止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閒也鄭玄曰閒謂百物也故聖

人曰禮云樂云鄭玄曰言禮樂之法天地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玄曰南風長養之風也言父母之養長已也其辭未聞也王肅曰南風育養民之詩其辭曰南風之薫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鄭玄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王肅曰遠以象民行之勞近以象民行之逸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鄭玄曰謚者行之迹泰章章之也鄭玄曰堯樂名言堯德章明咸池備也鄭玄曰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

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王肅曰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也韶繼也鄭玄曰舜樂名言能繼堯之德夏大也鄭玄曰禹樂名言禹能大堯舜之德殷周之樂盡也鄭玄曰言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鄭玄曰教謂樂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王肅曰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善則行象德矣王肅曰君行善即臣下之行以象君之德夫豢豕為酒鄭玄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之流生禍也鄭玄曰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是故先王因

為酒禮一獻之禮賔主百拜鄭玄曰一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也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閑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鄭玄曰大事謂死喪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鄭玄曰自由也而禮反其所自始鄭玄曰言樂出而不反而禮者往來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韶武也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所謂大路者

天子之興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公羊傳曰龜青緣何休曰緣甲頔也千歲之龜青頔明乎吉凶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玄曰贈諸侯謂來朝將去送之以禮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鄭玄曰理猶事也樂統同禮別異鄭玄曰統同和合也辨異異尊卑之位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見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鄭玄曰降下也興猶出也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玄曰凝猶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領猶理治

也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然後草木茂區萌達鄭玄曰屈生曰區羽翮奮角觡生鄭玄曰無䚡曰觡蟄蟲昭蘇鄭玄曰昭曉也凡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鄭玄曰孕任也鬻生也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鄭玄曰內敗曰殰殈猶裂也則樂之道歸焉耳鄭玄曰樂和陰陽故歸此也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鄭玄曰揚越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鄭玄曰言禮樂之本由人

君也禮本著誠去偽樂本窮本知變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王肅曰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鄭玄曰弦謂鼓琴瑟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鄭玄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故後主人鄭玄曰後尸居後贊禮儀也此言知本者尊知末者卑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鄭玄曰德三德也行三行也藝才技也先謂位在上也後謂位在下也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鄭玄曰言尊卑備乃可制作以為治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鄭玄曰謂立司樂以下使

教國子也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鄭玄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焦殺之音作鄭玄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曰其細已甚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鄭玄曰簡節少易也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王肅曰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浸疾廣賁廣大之也而民剛毅廉直經正孫炎曰經法也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王肅曰肉好言音之洪美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王肅曰狄成言成而似夷狄之音也滌放盪濫僭差也而民淫

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鄭玄曰生氣陰陽也五常五行也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鄭玄曰密之言閉也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鄭玄曰懾猶恐懼也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鄭玄曰等差也各用其材差學之也廣其節奏省其文采鄭玄曰廣增習之也省猶審習之也文采謂節奏合也以繩德厚也鄭玄曰繩猶度也王肅曰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類小大之稱孫炎曰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比終始之序鄭玄曰始於宮終於羽以象事行鄭玄曰宮為君商為臣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

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王肅曰其音廣大則容姦僞其狹者則使人思利欲也感滌蕩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鄭玄曰成象謂人樂習之也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

反情以和其志鄭玄曰反猶本也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流於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孫炎曰奮發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化也著猶誠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王肅曰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鄭玄曰五

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王肅曰至樂之極能使然耳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鄭玄曰清為蕤賓至應鍾也濁謂黃鍾至仲呂也故樂行而倫清鄭玄曰倫謂人道也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鄭玄曰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鄭玄曰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

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鄭玄曰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内則不能為樂耳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鄭玄曰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以見方鄭玄曰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王肅曰舞武樂三步為一節者以見伐道也再始以著往鄭玄曰武舞再更始以明代紂時再往之復亂以飭歸鄭玄曰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德也奮疾而不拔也王肅曰舞雖奮疾而不失

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極幽而不隱鄭玄曰極幽謂歌也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王肅曰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鄭玄曰致猶深審也樂由中出故治心也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王肅曰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鄭玄曰油新生好貌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鄭玄曰若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則樂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見信如天也不怒而見畏如神也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鄭玄曰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鄭玄曰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鄭玄曰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承順鄭玄曰德煇顏色潤澤也理容貌進止也孫炎曰德煇明惠也理言行也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

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鄭玄曰人所倦也王肅曰自謙損也樂主其盈鄭玄曰人所懽也王肅曰充氣志也禮謙而進以進為文鄭玄曰進者謂自勉强也文猶美也善也王肅曰禮自減損所以進德修業也樂盈而反以反為文鄭玄曰反謂自抑止也王肅曰樂充氣至而反本也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鄭玄曰放淫於聲樂不能止也故禮有報孫炎曰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王肅公禮自減損而以進為報也而樂有反孫炎曰反謂曲終還更始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鄭玄曰俱起立於中不銷不放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

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鄭玄曰人道人之所為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鄭玄曰不可過）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鄭玄曰形聲音動靜也）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鄭玄曰文篇辭也息銷也）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鄭玄曰曲直歌之曲折繁省廉肉聲之洪殺也）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鄭玄曰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

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鄭玄曰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也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鄭玄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要其節奏鄭玄曰要猶會也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和之紀鄭玄曰紀總要之名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鄭玄曰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鄭玄曰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鄭玄曰無姦聲也弦匏笙簧合守拊鼓鄭玄曰合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也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也始奏以文止亂以武鄭玄

曰文謂鼓武謂金也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孫炎曰整其亂行節之以相赴敵迅疾趨之以雅鄭玄曰相即拊也亦以節樂雅亦樂器名狀如漆筩中有椎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鄭玄曰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姦聲以淫溺而不止王肅曰姦聲淫使人溺而不能自止及優侏儒王肅曰俳優短人也獶雜子女不知父子鄭玄曰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亂男女尊卑也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鄭玄曰鏗鎗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鄭玄曰欲

知音樂異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鄭玄曰當謂不失其所也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鄭玄曰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擇善而從之曰比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此之謂也鄭玄曰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

能如此故受天福延及後世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鄭玄曰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文侯曰敢問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荅曰鄭音好濫淫志鄭玄曰濫濫竊姦聲也宋音燕女溺志王肅曰燕歡悅衛音趣數煩志孫炎曰趣數音促速而數變也鄭玄曰煩勞也齊音驁辟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鄭玄曰言四國出此溺音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鄭玄曰古者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鄭玄曰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鄭玄曰椌楬謂柷敔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鄭玄曰六者為本以其聲質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醻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鄭玄曰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此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鄭玄曰號令所以警衆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鄭玄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王肅曰聲果勁硜以立別鄭玄曰謂分明

於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鄭玄曰廉廉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王肅曰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玄曰闐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鄭玄曰以聲合己志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鄭玄曰武謂周武也備戒擊鼓警衆也答曰病

不得其衆也鄭玄曰病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鄭玄曰永歎淫液歌遲之也答曰恐不逮事也鄭玄曰逮及也事戎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王肅曰厲疾也備戒雖久至其發作又疾也答曰及時事也鄭玄曰時至武事當施也王肅曰欲令之事各及時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王肅曰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答曰非武坐也鄭玄曰言武之事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王肅曰聲深淫貪商答曰非武音也王肅曰言武王不獲已為天下除殘非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鄭玄曰有司典樂者傳猶説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鄭玄曰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説

時人妄說也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玄曰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孫炎曰聞命謂言是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鄭玄曰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汝鄭玄曰居猶安坐也夫樂者象成者也王肅曰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王肅曰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王肅曰志在鷹揚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王肅曰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且夫武始而北出鄭玄曰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成而滅商鄭玄曰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成而南王肅曰誅紂已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 王肅曰有南國以為疆界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 王肅曰分陝東西而治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鄭玄曰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 夾振之而四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王肅曰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為一伐也 分夾而進事蚤 徐廣曰一作遲 濟也 王肅曰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 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鄭玄曰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 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 鄭玄曰欲語以作武樂之意 武王克殷反商 鄭玄曰反當為及謂至紂都也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鄭玄曰積土為封封比干之墓崇賢也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徐廣曰周本紀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又曰表商容之閭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玄曰弛政去紂時苛役倍祿復其紂時薄者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鄭玄曰散猶放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徐廣曰在弘農縣今曰桃丘而不復服車甲弢徐廣曰音韜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鄭玄曰苞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鄭玄曰郊射為射宮於郊也王肅曰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鄭玄曰左東學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為節也而貫革之射息也鄭玄曰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搢笏鄭玄曰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屬也搢插也而虎賁之士稅劒也祀乎明堂鄭玄曰文王之廟為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鄭玄曰耕藉藉田也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鄭玄曰老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周名太學曰東膠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鄭玄曰冕而總干在

舞位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鄭玄曰言武遲久為重禮樂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鄭玄曰師樂官也乙名也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鄭玄曰氣順性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鄭玄曰樂人稱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鄭玄曰執猶處也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鄭玄曰肆正也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

已而陳德鄭玄曰各因其德歌所宜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鄭玄曰育生也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鄭玄曰以其肆直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鄭玄曰以其溫良而能斷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鄭玄曰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而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鄭玄

曰長言引其聲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鄭玄曰手舞足蹈歎之至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

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鼔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鼔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

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

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興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娱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内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宫音使人

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人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

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史記集解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二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

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文穎曰神農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

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

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内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音厄責反選音思究反蠕音而究反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内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

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
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
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
豈自謂能今匈奴内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
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消距願且堅邊設
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
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畒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
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徐廣曰一作含陽氣而産之東至於危危垝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

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於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言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

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殖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其於十二子為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條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徐廣曰一作横也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言萬物

簇生也故曰泰簇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徐廣曰一作莖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隂陽相夾厠也其於十二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音孚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者

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蜄音之愼反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

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於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徐廣曰吴一作柔且就死也西至於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

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徐廣曰一作陽）氣之賊（徐廣曰一作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徐廣曰一作則）故曰申北至於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

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内之也北至於奎徐廣曰奎一作畫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射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為宮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為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為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為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為角
黄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蔟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鍾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鍾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鍾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

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鍾之宫故曰音始於宫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

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有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史公曰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鍾律調自上古建律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

也合符節通道德即從斯之謂也

史記集解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二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六

歴書第四

昔自在古歴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徐廣曰秭音姊鳺音規子規鳥也一名鶗鴂物迺歳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徐廣曰卒一作平又云卒斯也𢷎十

二節卒於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葢黄帝考定星歴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漢書音義曰以歲之餘為閏故曰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

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徐廣曰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漢書音義曰少皞時諸侯作亂者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應劭曰黎陰官也火數二三地數也故火正司地以屬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漢書音義曰次十二次也史推歷失閏則斗建與月名錯正月為孟陬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

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指巳是謂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徐廣曰戒一作敕天之歷數在爾躬何晏曰歷數謂列次也舜亦以命禹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鄭玄曰禮

人君每月告享於廟有祭謂之朝享故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如淳曰呂氏春秋荆人鬼而越人禨今之巫祝禱祀淫祀之比也晉灼曰禨音珠璣之璣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韋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舉正於中韋昭曰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歸邪音餘於終韋昭曰餘餘分也終閏月也中氣在晦則後月閏在望是其正中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音餘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

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也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

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德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漢書音義曰謂分部二十八宿為距度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落下閎也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

以理星度未能詹也徐廣曰詹一作售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應劭曰言黃帝造歷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啓閉分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歷之意也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歷歷終復始無窮已故曰不死清濁律聲之清濁也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瓚曰黃帝聖德與虛合契升龍登仙於天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徐廣曰蓋以為應土德土勝水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

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徐廣曰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文穎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更相治閒不容䎡忽五家文悖異推太初之元也

歷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大餘五　小餘八

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二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横涒灘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四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橫艾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一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徐廣曰作游桃）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横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協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横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閹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大淵獻四年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犂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協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一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三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十六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犂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横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横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犁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横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
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史記集解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黄其棨

史記集解卷二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宫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

宂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四星曰天棓蘇林曰音榔杓之榔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孟康曰杓北斗杓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衡殷北斗魁枕參首晉灼曰衡斗之中央殷中也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杓斗之尾也尾為陰又其用昏昏陰位在西方故主西南夜半建者衡徐廣曰第五星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孟康曰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孟康曰傳曰斗第一星法於日主齊也魁斗之首首陽也又其用在明陽與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齊分斗

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晉灼曰似戴曰故曰戴匡也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孟康曰傳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名曰天理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蘇林曰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為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一外為盾天鋒晉灼

曰外遠北斗也在招揺南一名玄戈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揺角大兵起李奇曰角芒角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徐廣曰音轄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晉灼曰如鼎之句曲攝

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疏廟主疾其南北兩星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内六星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徐廣曰一云哀烏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

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晉灼曰中坐犯帝座也成形禍福之形見也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音他果反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晉灼曰日月五星不軌道也衡太微廷也觀占也潢五帝車舍傷成鉞晉灼曰賊傷之占先成形於鉞禍成井晉灼曰東井主

水事火入一星居其旁天子且以火敗故曰禍也天誅成質晉灼曰熒惑入輿鬼天質占曰大臣有誅

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横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藳積為廥也昴

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軍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動揺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孟康曰陰西南坤維河山已北國陽河山已南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有三星兌曰罰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灼曰三星少斜列無銳形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觽為虎首主葆旅事如淳曰關中俗謂桑榆孽生為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則吉青白黑凶其

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斿徐廣曰音流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晉灼曰比地近地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漢書音義曰木星土星入

北落則吉也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曰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

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

用昬單閼歲歲隂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隂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隂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徐廣曰一路嶂曰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隂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徐廣曰一曰天津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

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

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

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

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

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

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

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

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

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徐廣曰一曰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揺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

有德厚其角動作小作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兊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韋昭曰攙音參差之參）長四丈末兊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兊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徐廣曰一作御）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

相與太白鬬韋昭曰星相擊為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
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察剛徐廣曰一作罰
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曰丙丁禮失罰出熒惑
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
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徐廣曰以下云熒惑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反
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
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絶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
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

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晋灼曰伏不見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

軒轅營室主命惡徵孟康曰犯七星已内光芒相及也韋昭曰自下觸之曰犯居其宿曰守之心為明堂營惑廟也謹候此歴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已黄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

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黄光芒音曰黄鍾宫其失次上二三宿將贏有主命不成𣳚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及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内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焠晋灼曰火入水

故曰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位絶行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内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

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鬬孟康曰凌相冒占過也韋昭曰突掩為凌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一作志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

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
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
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
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
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簒
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
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
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

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嚻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太相剛出以辰戌入

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髙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

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

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参左肩蒼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勝者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唯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而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矣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

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

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早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强國弱小國强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

之精主冬曰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康曰辰星月相淩不見者則所蝕也晩為彗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黄為五

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於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

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繫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椷劒蘇林曰椷音函函容劒也其間可容一劒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於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黄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

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如淳曰暈讀曰運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

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逺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

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太旱

星也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

月水發近三尺逺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

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歳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塡

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

徐廣曰一云食於大角　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内賊亂也列星其宿

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

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

蝕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徐廣曰老人星也所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記不盡出其下起兵兵强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出正南南方之野星

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孟康曰星大而有尾兩角）熒惑之精也　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星之精漢書天文志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上出亦填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

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虵孟康曰星有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名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精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少謂漢中星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亦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

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兊其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晉灼曰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白下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曰怒當作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則色青　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孟康曰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

兩黄星青方中一黄星凡三星合為景星

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黄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如淳曰摶專也或曰摶徒端反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

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車通車轍也避漢武諱故曰通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蜺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

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作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積聚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曰疇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

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而見物物象天開示縣象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徐廣曰土雍曰垘音服駰案孟康曰谿谷也垘崩也蘇林曰垘流也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槁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

哭若呼其人逢俉俉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孟康曰人姓名作占候者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為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也小雨徐廣曰一無此上雨字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歲大穰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

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為麥食至日昳為稷昳至餔為黍餔至下餔為菽下餔至日入為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

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日雨民有一升之食二日雨民有二升之食如此至七日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日雨正月水為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二十八宿然後可占天下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冬至先三日縣土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日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

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水躍略以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

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徐廣曰或曰甘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

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變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徐廣曰一作征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竝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狢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

没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韋昭曰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猶與胡狢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狢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勃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强時菑異記無可録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蘇林曰駘音臺登躡也不可勝數自蚩

尤以來未嘗若斯也羽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於河戒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

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黄為薄或曰不交而蝕曰薄韋昭曰氣往廹之為薄虧損為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權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濶狹有常孟康曰濶狹若三台星相去遠近水火金木

塡星徐廣曰木火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變咎徵也李斐曰適見災於天劉向以為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駰案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雲風此天之客氣其變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

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　黃帝行德天夭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

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集解卷二十七